



大学用书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朱谦之 著



NLIC2970871320

中华书局



大学用书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朱谦之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朱谦之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11

(大学用书)

ISBN 978 - 7 - 101 - 08839 - 7

I. 中… II. 朱… III. 哲学史 - 史料学 - 中国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5554 号

-
- 书 名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著 者 朱谦之
丛 书 名 大学用书
责任编辑 孟庆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¼ 插页 2 字数 257 千字
-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39 - 7
定 价 28.00 元
-

出版说明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史、历史哲学、比较文化研究等，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中国哲学史史科学》一书，是作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为进修教师及北大、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史科学”一课的讲稿。全书共有十讲，按时代先后讲了若干专题，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书中留有一些那个时代的印记，读者自能鉴别。

讲稿最初以油印本形式问世，2002年经整理后收入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谦之文集》第四卷。我们此次出版《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即以《朱谦之文集》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资料，尽可能核实引文，订正了原来的一些整理和排印错误。而《文集》本中的编辑脚注则一律保留，不作删改。限于我们的水平，书中肯定还有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黄夏年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年7月

目 录

第一讲 史料学 / 1

什么是史料学? / 1

什么是哲学史史料学? / 4

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 7

第二讲 殷商哲学史料 / 27

中国哲学史起源考 / 27

殷商史料试探 / 31

甲骨文字中的哲学史料 / 40

第三讲 中国人的智慧——《易经》 / 49

《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 49

《易经》的作者及年代问题 / 52

《易》学的流派 / 64

第四讲 《老子》史料学 / 76

一、《老子》及其成书的年代 / 76

二、《老子》的版本问题 / 88

三、《老子》音释 / 93

四、结 语 / 95

第五讲 《庄子》书之考证 / 97

一、版本与篇目 / 101

二、内外篇之关系 / 108

三、各篇著作时代 / 111

四、庄子三派 / 117

第六讲 桓谭与王充的著作考 / 127

桓谭的著作 / 127

王充的著作 / 136

第七讲 《列子》书与魏晋清谈家之关系 / 162

《列子》伪书考证 / 165

魏晋思想与杨朱的关系 / 171

魏晋思想家的类型 / 186

第八讲 《弘明集》之研究 / 192

《弘明集》之撰集及其背景 / 192

《弘明集》中所见三教思想斗争之一般内容 / 210

《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中三教斗争史料 / 218

第九讲 四朝“学案”批判 / 223

《宋元学案》批判 / 225

《明儒学案》批判 / 244

《学案小识》批判 / 261

第十讲 近代思想史料选题 / 267

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史料 / 270

太平天国思想史料 / 273

戊戌维新思想史料 / 284

辛亥革命思想史料 / 304

附 录 古典哲学著作要目 / 314

I. 古代哲学 / 314

Ⅱ. 中古哲学 / 324

Ⅲ. 近古哲学 / 334

Ⅳ. 近代思想 / 346

第一讲

史料学

科学研究必须把握材料，愈能全面把握有关研究部门的所有材料，研究便愈成功。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曾经利用了在英国博物馆中所累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之庞大的材料，所以完全成功，并且把他成功的途径，作出如下结论：

叙述的方法，当然须在形式上与研究的方法分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适当的叙述。（《资本论》第一卷序言，读书出版社）

什么是史料学？

这搜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工作，就是所谓研究的方法，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则就是所谓“史料学”。换言之，即搜集和分析从事历史研究时之所依据的各种各式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料学，正如《苏联大百科全书》给“史料学”所下的定义：

史料学阐明史料的研究和利用方法，是历史辅助科目之一。真正科学的历史，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史料学的任务，是把史料分类，予以批判的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

与实际价值，最后就史料的多样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综合研究整个的史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料学，把历史资料看成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捷列普宁：《史料学》，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列宁主义史料学与资产阶级史料学的不同，首先就由于它一方面认为“史料学是历史辅助科目中的一个最广泛的科目”；一方面认为“由史料学创立的研究资料的一般方法，又是一切历史辅助科目的基础”。但尽管如此重要，史料学还只是史料学，不就等于是历史学。过去在胡适派主持之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开宗明义，即宣传如下之荒谬见解：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把史料学认为即是史学，这是资产阶级史家对于历史学的有意歪曲。胡适的得意弟子傅斯年曾给历史下一定义道：

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由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古史辨》第二册）

这就是说历史本来即是残缺不全的东西，所以只有史料学，没有历史学，而史料学即是历史学。就这样，在形式上有意混淆了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但是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毕竟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又另出一种说法。即将叙述的方法，作为艺术看，因而取消了历史学之科学的性质。胡适曾经说过，史学

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历史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料的叙述与解释（《古史辨》第二册介绍陈衡哲著《西洋史》下册）。在这里前者是史科学，后者是历史文学。这里虽提及历史解释，但与科学的解释无关，是可以任意涂抹的一种艺术。因此胡适所谓历史科学，实际上只是史料学。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所以必须坚持历史学是史料学，其目的即在反对历史理论，主要的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社会发展规律。所以傅斯年竟大胆主张：

历史这种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作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考古学的新方法》，见《史学》第一期）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这是对的，但是“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个社会发展规律，他们就完全忽略了。他们之所以不注意史料学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所以一笔抹煞历史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其意思是很明显的，即因科学的历史哲学是能利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供实际的应用，这就是革命。至于史料学，是阐明史料的研究和利用方法，是历史辅助学科之一，资产阶级史家可以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史料，乃至直接捏造史料，所以宣传史料学即是史学，即是要人们蒙着眼睛，只跟着他们所捏造的证据走，美其名曰“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胡适论学近著》卷五），表面上是超阶级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把史料选择建立在反动阶级的立场观点上。史料不是从

其发展上来研究，而是从其形式上面来看待，既然脱离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斗争来整理史料，结果便只有走上直接捏造伪史料和隐瞒史料的一途了。

什么是哲学史史料学？

由上明了了史料学的性质，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研究什么是哲学史的史料学。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对于哲学史教科书有权要求它遵守一些起码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第四，引用的实际材料应当是经过审查，完全可靠的和适当的”（《苏联哲学问题》页3，新华书店版）。这就是哲学史史料学这一门学问。哲学史不是作为各种各样的意见的罗列，如果“只是一种某些事实的列举，并且这些事实不是互相联系，而是比肩排列着”，这“当然不能叫做分析”，因此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和一般史料学，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一说到史料的来源，就不能不有所分歧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里，注意到这点，并指出：

哲学史的来源和政治史不同。在政治史里，史料的来源是历史家，这些史料又以各个人的言论事迹为其来源——不从原始史料研究的历史家当然是从第二手史料中去汲取的。……在哲学史中史料来源并不是历史家，而是我们面前的那些史迹，这就是哲学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本身就是真实的来源，如果我们要想真诚地研究哲学史，就应该去接触这些史料。（页109—110，三联书店版）

在这里说哲学史史料就是哲学著作本身，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正如黑格尔接着下面所说：“有许多哲学家，我们研究他们时

绝对需要借重作者本人。不过有许多时候，原始史料已经不复存在，譬如古代希腊哲学便是如此，这时我们就必须借重历史家，借重另一些作家了。”那么哲学史史料的来源，既然和政治史一样也借重历史家，可见二者不是什么严格的区别了。依我意思，科学的哲学史必须注意哲学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因此一般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在哲学史叙述社会背景时，完全可以适用。不过就哲学史的史料的来源来说，它的重点既然是在哲学著作本身，即文字记录的哲学史料，这便和普通历史的史料来源，兼注重在文字记录以外史料的有些不同。普通历史资料的来源，依我意思，可分为三大类，即是：

(1) 遗物（包括古风民俗遗迹，生产方式遗迹等）——考古学的史料

(2) 传说（包括语言史材料）——民俗学的史料

(3) 文字记载（包括图画）——文献学的史料

史料学利用近代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来整理研究一切历史资料，它的研究方法，不应该只限于研究文字记载的史料，如果那样它便只成其为文献学了。史料学作为一切历史辅助科学的基础，它应该研究历史资料的一般方法，包括考古学的方法，以研究遗物；与民俗学的方法，以研究口碑传说；同时也包括文献学的方法，以研究文字记载。例如我们研究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从文献史料上观察，如现存有巴利文之《弥兰王问经》，与东晋（三一七——四二〇）失译之《那先比丘经》，或一八八九年经 T. W. R. Davids 英译的“*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见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XXV）。由此文献可见希腊思想和印度思想之互相接触。次从民俗学史料观察，则如考茨基（Kautsky）所著《基督教之基础》及其所引普

夫来得勒（Pfliederer）的考证，知道照路加所载基督降生的故事，也有佛教的影响。据此传说，指出基督教取自印度佛教的元素。又从考古学史料上观察，最重要的就是纪元前三世纪，以宣扬佛法著名的阿育王（Asoka）的碑铭了，尤其是那碑文第十三中，发见刻有邻邦诸国名、王名等，给我们研究印度佛教西传史以很好的资料。总结起来，由上分析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把它综合一下，便知从前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所著《编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所述当时罗马人的见解，他们之逮捕基督教徒“是借口他们犯过痛恨人类之罪”（《万人丛书》英译本）。这痛恨人类的罪名，无疑乎就是原始基督教所受印度佛教影响的最大证据了。举此一例，可见历史资料是多样性的，是互相联系的。所以一般史料的搜集不能只限于有文字记录，而史料学也应该全面地包括史料之各方面。

但就哲学史史料来说便不然了。哲学史史料来源是哲学著作本身。此外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所指出：“还有一些时代，可以希望有一些人谈过哲学家本人的著作，并且为我们作一些摘要。有很多经院学者曾经留下了十六、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巨册的著作，在这种场合，就必须借重别人的作品了。有许多哲学著作很少见，非常难得。也有许多哲学家写的书大半是历史性质、文学性质的，我们搜集材料的时候，就可以限于包含哲学的部分。”但无论如何，均不出于文字记载的范围，即只限于文献学的史料。哲学史叙述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时代，但必须通过文字或古文字史料，因此可以说文字史料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有效地利用这些哲学文献史料，全面地批判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这就是所谓哲学史史料学。

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哲学史史料学以关于哲学文献之史料为内容，但这哲学文献史料的内容，是一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就条件上说，如在一定条件和互相联系中，哪些历史性质、文学性质的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史料（例如屈原、司马迁），而脱离这些条件，则不能。就时间上说，如果要适当地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某一思想形态的发生和发展，就不能不注意到时间的变化发展给与人们某些思想形态的某种决定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其一定典型资料的特征”。但最重要的，还有地方的问题。固然地理环境的各种条件，在社会发展中，不能成为主要的决定的力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这种主要力量，但无疑地，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地理条件的不同，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普遍法则也将有特殊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哲学史无论东方和西方都一样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中国哲学史的表现形式，即与西欧哲学史、印度哲学史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即因这个缘故，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一方面固然十分注意到哲学史史料学的普遍法则，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在适用哲学史史料学的普遍法则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也将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哲学史史料学的先决问题，是哲学著作问题，也就是有文字记录的文献史料问题。而文字记录各国所用的文字情况不同，因之所用以处理文字史料的学问，也将具有其特殊性的不同的面貌。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即保存极丰富的有文字记录的哲学史料，以四部书而论，经、史、子、集，不但经部、子部是哲学史的主要史料，即史部、集部，也都部分包含哲学史的主要史料。

如史部中《史记》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汉书》之《董仲舒传》、《刘歆传》，《晋书》之阮籍、王衍、殷浩诸传，《宋史》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诸传，这虽出于历史家把哲学家事迹写进历史的本意，却也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至于集部，文集本为一人之史，而宋元以来哲学家的专集，如《周濂溪集》、《陆象山集》、《白沙子全集》、《王龙溪全集》之类，固然是哲学著作，即如宋元以前如《贾长沙集》、《嵇中散集》、《阮嗣宗集》、《陶渊明集》，宋代如《范文正公集》、《伊川击壤集》、《王临川集》等等，也何尝不是哲学著作。以这样丰富无比的哲学史料为根据，使我们不但有可能从原始史料去研究哲学史，而且有可能很早就给研究这哲学史料的一门学问，即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创立了基础条件。^{〔1〕}

中国哲学史料的研究来源很久，唐代如《五经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世有《管子》书，或是后人所录。《隋书·经籍志》论《归藏》不似圣人之言，古文《孝经》疑非古本。颜师古论《中庸》本非《礼经》，《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刘知几《史通》之《疑古》、《惑经》、《申左》，柳宗元之辨《列子》、《文子》、《鬼谷子》、《晏子春秋》（见《唐人辨伪集》语，《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这已经开始疑古辨伪的空气。到了两宋更极其盛，欧阳修之辨《易·系辞》，王安石之疑《春秋》，王柏之《诗疑》，

〔1〕 作者在油印稿此段旁写有一段话：“四部名起于晋初荀勖《中经新簿》之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数）、丙部（史记）、丁部（诗赋），经史子集之序定于东晋李充，而四部之名始于初唐玄宗时，以甲乙丙丁□□□经史子集。”（□□□，为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另标点为编辑者所加。下同。）——编辑者

郑樵之《诗辨妄》，叶适之不信《管子》、《晏子》，尤其是朱熹辨伪书的方法，散见于《文集》和语录里，皆以哲学史料为对象。且此以后可称为哲学史史料学的有关著作，举其重要者如下列：

宋高似孙：《子略》

明宋濂：《诸子辨》

明胡应麟：《四部正讹》

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清崔述：《考信录》

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近人梁启超也有《古书真伪及其时代》之著作（《饮冰室专集》，中华书局）。他们有的从著者所生长的时代上去考订，有的从文字上去考订，有的从格式上去考订，有的从思想上去考订。考订的结果，发现书籍文字有全伪的，部分伪的，或全部伪部分伪未决定的，或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的。这辨伪书的考订工夫，他们把这学问叫“辨伪学”。当然辨伪学还不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而只是给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开辟一条道路。辨伪学之所以不能成为哲学史史料学，一则因为它的范围较广，在哲学史史料之外，更涉及一般史料；一则因为它的范围又较狭，因辨伪学只是史料的考订工夫，而此外如校勘学、目录学、训诂学、辑佚学之各种学问，尚不能全面包括在里面。近三百余年中国学者，在史料考订学即辨伪学之外，更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例如对于哲学史料之校勘、目录、训诂、辑佚的工作，贡献实在很多了。如以校勘学为例，即就校勘先秦诸子书的笔记来说，著名的有如下列：

卢文弨：《群书拾补》

王念孙：《读书杂志》（其中《读〈淮南子〉后序》最有条理）

洪颐煊：《读书丛录》

俞樾：《诸子平议》

孙诒让：《札迻》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

刘师培：《诸子校补》

刘文典：《三余札记》

史料考订学系在考订书籍的文字真伪，校勘学则在校正书籍的文字错误。他们有的是拿著作的原稿本，或最老的钞本，用他来和其他刻本对照，改正错误；有的即根据几种不同的本子来互相比对；有的根据本书发现著书人的原来所用语法、所定体例，或其自相矛盾之处，以明错误的由来；有的是根据其他资料或他书所引，校正原著之遗漏或错误。这各种校勘法，当然也适用于研究哲学著作。

次就目录学说，这是将文字史料分类的一门学问，例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所搜集的著作中，寻出他们彼此相同的源流派别，并且按着这些事实来分门别类。因此目录学是在材料收集具备之后，成为标明材料来源、从事卡片的登记工作之学，而且简明地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之学。关于这一方面的近三百年成绩，著名的有如下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四十七年敕撰，殿本大字本、扬州小字本、广州小字本、《万有文库》本、大东书局本）

朱彝尊：《经义考》（浙局本、扬州马氏刻本、《四部备要》本）

缪荃孙为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原刻本、石印本）〔1〕

〔1〕 作者在油印稿此段旁加入一段：“章学诚：《史籍考》（共三二五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者